



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MINGZHUBAOKU

【法】罗曼·罗兰 著 李继勇 编译

名人传

MINGRENZHUAN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MINGZHUBAOKU

[法] 罗曼·罗兰 著

名人传

MINGRENZHUAN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传/[法] 罗曼·罗兰 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4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李继勇 编译

ISBN 978 - 7 - 204 - 08995 - 6

I. 名… II. 李… III. ①贝多芬, L. V. (1770 ~ 1827) - 传记 - 缩写本②米开朗基罗, B. (1475 ~ 1564) - 传记 - 缩写本③托尔斯泰, L. N. (1828 ~ 1910) - 传记 - 缩写本 IV. 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4408 号

书 名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主 编 李继勇

责任编辑 巴德日夫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500 千

印 张 200

印 数 5000 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8995 - 6/I · 1822

定 价 700.00 元(全叁拾伍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贝多芬传

贝多芬传	3
贝多芬的遗嘱	26
书信集	29
思想集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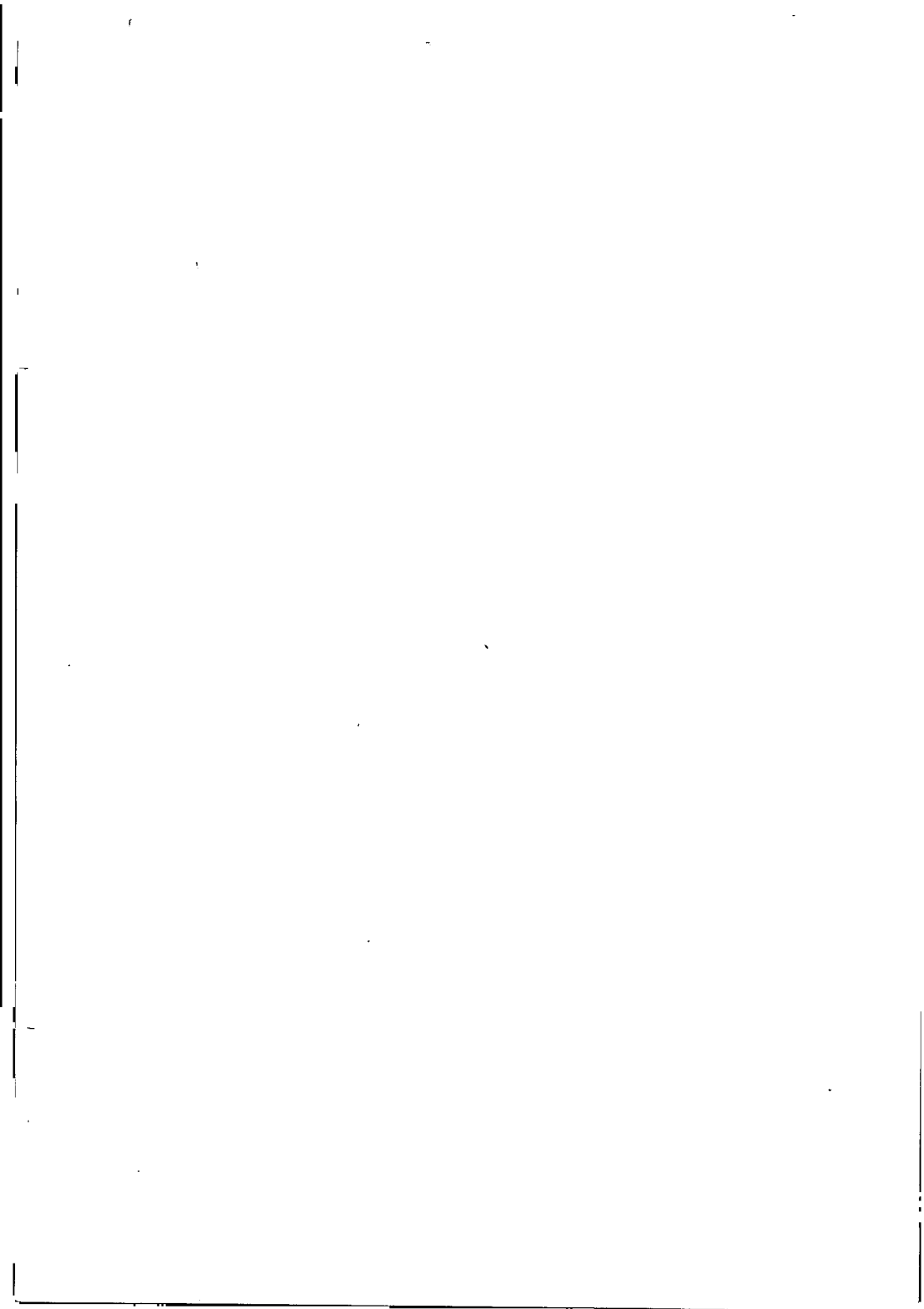
米开朗琪罗传

米开朗琪罗传	43
这便是他那神圣痛苦的一生	115

托尔斯泰传

托尔斯泰传	119
托尔斯泰的遗作简析	201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	207
托尔斯泰逝世前两个月给甘地写的信	218

贝多芬传





贝多芬传

“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

哪怕是為了御座,也绝不背叛真理。”

——贝多芬

(1792年手册)

他矮小粗壮,一副运动员的壮实骨架。一张土红色的阔脸庞,只是到了上了年纪脸色才变得蜡黄,病态,尤其是冬季,当他蛰居室内,远离田野时。他突起而宽大的额头。乌黑,厚实浓密的黑发,好从未被梳子梳通过,毛戗立着,就像“墨杜萨^①头上的蛇”。双眼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让那些见过它的人都大为震慑;但大多数人会将其细微的差异弄错。由于一双眼睛在那张褐色悲壮的脸上闪耀着一道粗野的光芒,人们一般都以为眼睛是黑色的;实际上不是黑色的,而是蓝灰色。这两只小而又深陷的眼珠兴奋或激愤时会骤然变大,在眼眶里飞速转动,映出它们夹带着的一种奇妙真理的全部思想。它们经常将一抹忧愁的目光投向天空。宽大短方的鼻头,一张狮面脸。一张嘴极为细腻,但下唇向前突出超出上唇。非常可怕的牙床,仿佛咬碎核桃也不在话下。右下颞有一个很深的酒窝儿,使脸看上去极为不对称。莫舍勒斯说:“他的笑容很甜,交谈时,时常带着一种可爱而鼓舞人的神情。与之相反,他的笑却是不对劲儿的、粗野的、丑陋的,但笑声很短。”——那是一个没有太多欢乐的人的笑。他的表情总是很阴郁,似乎是“一种难以医治的忧伤”。1825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时,需要竭尽全力来忍住流泪。一年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看见他正坐在一家小酒店的一个角落里,嘴里叼着一支长烟斗,紧闭着双眼,似乎随着死神的临近,他更加如此了。有个朋友跟他搭讪,他凄然地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并

① 一译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

用只有聋子才有的尖声让对方写下想要他做的事情。——他的脸色变化无常,或是突然灵感乍现,就算是在街上,也会把行人吓一大跳,或是别人正撞见他正弹琴的时候。“常常是面部肌肉隆起,青筋暴突;眼睛变得野性十足格外吓人;抖动着双唇;那副神态就像被自己召来的魔鬼制伏的巫师一样。”就像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像李尔王。”

* * * * *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生于邻近科隆的波恩的一所破屋的可怜的阁楼上。他祖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平庸无能又嗜酒如名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佣,是厨师的女儿,第一个丈夫是一个男仆,丈夫死后,改嫁给贝多芬的父亲。

童年多灾多难,缺少家庭温馨呵护着的莫扎特那样的家庭温暖。自一开始,人生就向他摆出了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他父亲想到用自己的音乐天赋,把他吹得就像一个神童。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个小时地钉在羽管键琴前,或把他关在房间里让小提琴和他做伴,压得他直不起腰来。他差一点因此而永远厌恶艺术。父亲只有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年纪尚小的他就得操心物质生活,想法挣钱吃饭,为过早的重任而担忧。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1787年,他失去了他崇敬的母亲。“对我而言,她是如此善良;如此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啊,当我会喊‘妈妈’这个甜蜜的称呼,而她又能听得见的时候,还有谁能比我更幸福呀?”她因肺结核而亡故;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种病;他常常觉得不舒服;除此以外还有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十七岁时,他成了一家之主,肩负起教育两个弟弟的重任;他被逼无奈羞愧地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后者已无力支撑门户;人家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以免他胡乱花销。这一桩桩一件件悲惨的事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在波恩的一户人家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托,那是他一直珍视的布勒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并引导她走向诗歌。她是他童年的伙伴;也许二人之间有



了一种十分温柔的感情。后来埃莱奥诺雷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后者也是贝多芬的好友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恬静情谊,从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与忠实的老友之间的书信往来中能够得到印证。当三个人都行将暮年时,友情更是动人,而且年轻的心灵已久如常。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极为悲惨,但他对童年,对度过童年的地方,一直怀有着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他被迫离开波恩,前往差不多整整度过一生的维也纳,在大都市维也纳及其单调乏味的近郊,他时刻都不曾忘记莱茵河谷以及被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莱茵河”的庄严的父亲河,它一直是那么的活跃,几乎充满了灵性,就像一颗巨大的灵魂,无许许多多的思想和力量在河里流过,没有哪个地方比亲切的波恩更加地迷人,更加地威武,更加地温柔,莱茵河以它那独有的温柔而汹涌的河水浸润着它浓阴掩映、鲜花遍布的堤坡。贝多芬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第一个二十年;在这里,形成了他少年的心灵之梦——那一片片的草原似乎是懒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雾气缭绕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把它们根全部浸泡在平静而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甚至墓地,也睁着懒洋洋地好奇的眼睛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泛蓝的七峰山在天穹里撒下昏暗的身影,山上矗立着已成废墟的古堡,显现出瘦削而古怪的轮廓。他的心永远地维系着这片土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梦想着再见它一次,但一直未能如愿。“我的祖国,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看来,始终与我离开它时一样地美丽,一样地明亮。”

* * * * *

爆发的革命开始席卷整个欧洲;它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集中心。1789年5月14日贝多芬注册入学;他听未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该校教授的德国文学课。当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高昂的诗,同学们涌动着热情。第二年,他发表了一本革命诗集。在预订者的名单中,赫然有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当战争逼近时,贝多芬离开了波恩。他前往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在那儿定居下来。途中,他碰见了黑森军队正向法国挺进。大概他的爱国之情又油然而起了。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但他想歌颂大革命的敌人纯属枉然:世界已被大革命征服,贝多芬也被征服了。自1798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依然同法国人,同使馆,同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交往甚密。在交往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弥足愈加坚定,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替他画的一张像,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形象。与贝多芬以后的画像相比较,这幅画像无异于盖兰^①的波拿巴画像和其他的画像,那是一张严峻而充满着勃勃的野心烈焰的脸。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显得要小,瘦瘦的,笔挺的,高领口使他僵直,目光是不屑和紧张。他清楚自身的价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笔记里写道:“勇敢不屈!就算身体虚弱,但我的天才将会获得胜利……二十五岁!这不已经到了吗!我二十五岁了……在这一年人必须显示出他的完整的人来。”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很傲慢,举止粗俗,阴郁,说话时带有浓重的外地口音。但是,只有几个密友了解他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掩藏着善良的心地。他在写信给韦格勒时,第一个念头便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倘若我的经济能力使我难以马上接济他的话,我就只须坐到书桌前,不用太久,我就会使他摆脱了困境……你看这有多美。”在稍远处,他又写道:“我应该为穷人们的利益贡献我的艺术。”

苦痛已经敲响了他的门;缠住了他,不再离去。在1796年到1800年间,重听愈加严重起来。耳朵昼夜不息地嗡嗡直响;他的内脏也使他痛苦不堪。他的听力日益下降。有好几年时间,这件事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就连他最亲爱的朋友都没告诉;他一直躲着别人,免得被别人发现自己的残疾;他独自深藏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是,1801年时,他不可能再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

^① 盖兰(1774—1833)为法国著名画家,为拿破仑画像,表现出他少年时期的神态。



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我善良的、我诚挚的阿曼达……我多么希望你能经常呆在我的身边啊！你的贝多芬真是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的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极度地衰退了。我们常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有点病兆了，但我始终瞒着；但自此之后，情况愈来愈糟糕……我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满怀怀着这一幻想的，但是希望渺茫；像这样的一些疾病是最难以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躲避我所喜爱和我尤为珍贵的所有一切，而这又是在一个如此悲惨、如此自私的世界里！……我凄惨得隐藏在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的确是想过要将所有的这些灾祸战胜；但这又怎么可能呢？……”

他在给韦格勒写的信中说：“……我生活在一种凄惨的景况中。两年来，我回避所有的交往，因为我无法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要是我从事着其他的一些行当，倒也无妨大碍；但在我的这种行当里，这是一种令人惊恐的情况。我的仇敌太多，他们对此会说些什么！……在剧院里，我不得不坐得极为靠近乐队，不然演员们的道白我就根本听不见。要是我坐得稍微远一点的话，我甚至听不见乐器和歌声的高音……当别人轻声说话时，我几乎听不见，但如果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无法忍受……我常常诅咒自己的一生……普吕塔克^①引导我听天由命。要是可能的话，我却想挑战我的命运；但是，在我一生中的某些时刻，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悲惨的隐忍啊！可是，这却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路！”

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表现出了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1799年），特别是作品第十号的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1798年）。令人不解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有这种愁苦，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第一交响乐》（1800年）等，反映的都是年轻人的那种无忧无虑。想必是必须得有一段时间才能让心灵习惯于痛苦。心灵极其需要欢乐，所以当它缺少欢乐时，它就得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在”过于残酷的时候，它就在“过去”生活。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一下子消失殆尽；它们的光芒

^① 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约公元46—约120）。



在不复存在之后依然长久地照耀着。在维也纳单寒羁旅的贝多芬，常隐忍于对故乡的回忆之中；当时对故乡的思念充斥在他的思想中。《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个赞美莱茵河的作品，是青少年笑迎梦幻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人们可以从中体味出取悦于人的那种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有些段落中，在《引子》里，在某些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里，在荒诞的谐谑曲里，人们多么激动地发现那青春的面庞上显露的未来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①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孩的眼睛，人们从中已经认为能够看出悲剧不久将至了。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之外，又增添了另一种苦痛。韦格勒说他从未见过不带强烈感情的贝多芬。这些激情似乎始终是纯洁无邪的。激情和欢娱之间毫无关系。今天人们将二者混为一谈，那证明大多数人是愚昧无知的，不懂得激情以及激情之难求。贝多芬的内心深处有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他厌恶粗俗的谈论和思想；在爱情的神圣方面，他有着坚定不移的看法。据说，他无法原谅莫扎特，因为后者亵渎自己的才华去写《堂·璜》。他的挚友辛德勒十分把握地说：“他这一生带着一种童贞走完了，从未有过一点脆弱需要责备自己的。”这样一个人生来就要被爱情所欺骗，是爱情的受害者。他就是这样。他始终不虞地痴情地去恋爱，他一直梦想着幸福，但幸福一旦破灭，随之而来的是痛苦的煎熬。必须在那种爱情和高傲的反抗的交替之中去寻找贝多芬最丰富的灵感的源泉，直到他到了其性格之激昂隐忍于悲苦之中的年岁为止。

1801年，他那激情的对象好像是朱丽埃塔·居奇亚迪，他把他那著名的《月光奏鸣曲》的佳作（第二十七号之二，1802年）题献给了她。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写道：“我现在以一种更温馨的方式在生活，并且与人接触得也多了……是一位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了这一变化；她爱我，我也爱她。这两年来是我所拥有的第一次幸福时光。”他为此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更加感受到残疾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以及使他不可能娶这个他所爱的女子的境况之艰难。何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的一位著名画家。



况,朱丽埃塔风骚,稚气,自我;贝多芬为此极为痛苦,何况,1803年11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类激情摧残着心灵;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经被病魔折磨的极为脆弱的时候,这类激情有可能完全毁灭掉心灵。这种似乎要一蹶不振的时刻在他的一生中这是唯一的一次。他经历了一场绝望的危机,我们从他的一封信中得知了这一点,那是他当时写的遗嘱是给他的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上面注明“待我死后方可拆阅并执行”。这是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呐喊。听见这种呐喊不能不让人衷心悲痛。他差点就要去了结自己的生命。只是他那坚强不屈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他痊愈的最后希望破灭了。“甚至那始终支撑着我的崇高的勇气也消失了。啊,主啊,赐予我一天,仅仅一天的真正欢乐吧!我已经没有听到欢乐那深邃的声音太久了!何时,啊!我的上帝,何时我能再见到它啊?……永远也见不到?——不,这太残忍了!”

这是一种垂死的悲鸣;不过,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不可能向挫折屈服。“我的体力比以往更加地随着智力的发展而增强……我的青春——是的,我能感觉的到它了——才刚刚开始。我每天都在接近我可以隐约看到但又难以确定的目标……啊!要是我可以摆脱这病魔,我将拥抱世界!……没有任何歇息!除了睡眠,我不知道休息为何物;可我十分不幸,睡觉的时间比不得不比以前增加。只要我能从我的病魔中解脱一半,那就睡吧!……不,我将无法忍受这病痛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完全屈服……啊!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何等地美好啊!”

这爱情、这痛楚、这意志、这颓丧和傲岸的交替、这些内心的悲剧,在1802年他所写的伟大作品之中都有所反映: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包括似乎一场雄伟和哀婉的独自的戏剧化的吟诵;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以格莱尔的词为蓝本谱的六支英勇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更多地是反映他年少时的爱情:可以感觉得到,他的意志占了上风。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把他那阴郁的思想悉数涤荡净尽。



生命的沸腾掀起了音乐的终曲。贝多芬渴望幸福；他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是难以医治的；他渴望治愈，他渴求爱情；他满怀希望。

* * * * *

在好几部的作品中，其进行曲的强烈和紧凑的战斗的节奏深深的震撼着人们。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曲中格外明显，但尤其是在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中，尤为地突出。这种音乐所特有的英雄气概使人联想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大革命正在逼近维也纳。贝多芬为它所激动。赛弗里德骑士说道：“他在亲朋好友中间主动谈论政局，他用罕见的聪颖、清晰明确的目光评判着。”他所有的同情都倾注于革命思想。晚年时最了解他的朋友辛德勒说：“他喜欢共和原则。他支持无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他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创建共和政府……他希望在法国举行全民选举，希望波拿巴能搞起这种选举，从而奠定起人类幸福的基石。”他就像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吕塔克思想的熏陶，梦想着一个由胜利之神——法国的第一执政——建立的英雄共和国，因而他一连写出了《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年）、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光荣的史诗。第一支真正的革命乐曲——时代之魂——在其中再现了，巨大的事件在伟大的孤独的心灵中显得尤为强烈和纯洁，就算与现实接触也毫不减弱。贝多芬的面容在其中显现着，带着这些史诗般的战争的色彩。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到处都有着它们的影子，可能他自己并不知道：在《科里奥兰序曲》（1807年）中，暴风雨在呼啸；在《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中，其第一章与这个序曲就有不少的相似之处：在俾斯麦谈到的《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1804年）中亦是如此，俾斯麦说：“要是我经常听它，我会永远英勇顽强的。”在《埃格蒙特序曲》，直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年），连技巧的炫耀都是壮烈的，似乎是千军万马在奔腾——这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贝多芬在写关于一位英雄之死的《葬礼曲》（作品第二十六号）时，比《英雄交响曲》中的英雄更加地值得歌颂的将军霍赫即将在莱茵河畔战死，其纪念碑依旧矗立在科布伦兹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丘上——贝



多芬就是在维也纳也亲眼目睹了两次革命的胜利。1805年11月,《菲岱里奥》首演时,前往观赏的是法国军官。洛布科维兹家里住者巴士底狱的攻克者于兰将军,洛布科维兹是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他向他题献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在舍恩布伦驻军。很快,贝多芬便对法国的征服者们产生了仇恨。但他那法国人的史诗般的狂热依然没少感受到;只要不能像他一样去感受这种狂热的人,对他的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只能是一知半解。

* * * * *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曲》,摒弃了惯常手法,一口气写出了《第四交响曲》。幸福显现在他面前。1806年5月,他与泰蕾兹·德·布伦威克订婚。她早已爱上了他。自从贝多芬来维也纳的不久的日子里,她还是个小姑娘(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索瓦伯爵的朋友),从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时起,她便爱上了他。

1806年,贝多芬与兄妹俩在匈牙利的马尔车瓦萨家里作客,在那里他们彼此相爱了。他的那些幸福时光的回忆在泰蕾兹·德·布伦威克的一些叙述中有所保存。她说道:“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晚餐过后,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他先是平抚了一遍琴键。他的这一习惯弗朗索瓦和我都知道。他总是这么抚弄一下再弹奏的。然后,他在低音部敲出了几个和音;接着,他缓缓地以一种神秘而庄重神情,弹奏一曲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要是你把心献给我,先悄悄地相传;我俩心灵相通,勿为别人所知。’”

“我母亲和教士都已入睡;我哥哥凝神远眺;而我,被他的歌声和目光穿透,感到生活无比的幸福——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花园中相遇。他对我说道:‘我正在写一部歌剧。那个主角已在我心中,在我面前,无论我到那里,无论我在何处驻足,我从未达到过如此高的境界。一切都充满着光明、纯洁、明亮。在这之前,我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孩子,一心捡石子,无视路上盛开着的鲜花……’那是1806年5月,在征得我亲爱的哥哥弗朗索瓦的同意,我成了他的未婚妻。”

在这一年写成的《第四交响曲》是一朵纯净的鲜花，他一生中的这些平静日月的芬芳蕴藏其中。人们从中正确无误地发现，贝多芬那时正在竭尽全力地把自己的才华与一般人在前辈们所传下来的形式中所认识和喜爱的东西协调一致。源自爱情的这种同样的调和精神影响着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赛弗里德和格里尔巴泽说，他兴趣盎然，心情开朗，幽默风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甚至能够容忍他讨厌的人，穿着颇为考究；他在迷惑他们，以致未能察觉他的重听；他们说他很健康，只是有点近视罢了。梅勒当时为他画的一张肖像，也是这副带有一种浪漫的高雅、稍微有点拘谨的神态。贝多芬希望诗人喜欢，并且知道自己已博得欢心。狮子在恋爱：它将自己的爪子隐藏。但是，人们在他的眼睛里，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梦幻和温柔之中，依然能够感到那惊人的力量，那执拗的脾气，那愠怒的俏皮话。

这种深邃的平静并未持续太久；不过，爱情的亲切影响倒是一直延续到1810年。毫无疑问，正是这一影响贝多芬才获得了自制力，使他的才华结出了最甜美的果实，诸如：那古典悲剧《第五交响曲》；夏季一天那神圣之梦——《田园交响曲》（1808年）；还有那《热情奏鸣曲》，那是受到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的启发写成的，他视它为他的奏鸣曲中最强劲有力的奏鸣曲，发表于1807年，并题献给泰蕾兹的哥哥。他泰蕾兹题献了富于梦幻和畅想的奏鸣曲（作品第七十八号，1809年）。并附有一封信没有日期，写上“致永远的爱人”，与《热情奏鸣曲》一样，表达了他那爱情之炽热：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中充满了要对你说的太多太多的话语……啊！不管我在何处，你都同我在一起……当我想到你在星期日之前可能得不到我最新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就像你爱我一样，但更加地强烈……啊！上帝！——没有你的日子里，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如此的近，又是何等地遥远——……我的思绪将你包围，我永远的至爱，那思绪有时是快乐的，然后就忧郁了，在询问命运，问它是不是会接受我们——我只能同你一起活着，否则我就活不成……其他的女人绝不会留在我的心中。绝不会！——绝不会！——噢，上帝！为何相爱的人儿要分离？可是，我现在的日子是忧愁的日子。你的爱使我成了男人中最幸福又最不幸的男



人。——……稍安勿躁……平静下来——爱我！——今日——昨日——多么强烈的渴望、多少热泪抛向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啊！继续爱我吧——永远也不要误解你亲爱的人的心——永远忠于你——永远忠于我——永远忠于我们。”

是什么神秘莫测的原因将这两个相爱的人的幸福阻挠？——也许是缺少财产、条件的差异。也许是贝多芬对人家强迫他长期等待，对让他保持爱情的秘密的屈辱起而反抗。

也许粗暴、疾病缠身、愤世的他不知不觉之中使他所爱的女人感到痛苦，而他也对此没有了希望——婚约毁了；然而双方似乎谁也没有将这段爱情忘记。

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直到 1861 年才去世），泰蕾兹·德·布伦威克依然爱着贝多芬。

1816 年，贝多芬说：“每当我想起她时，我的心依旧像初次见到她时那样狂烈的跳动着。”

就在这一年，他写下了六支乐曲，名为《献给遥远的爱人》（作品第九十八号），感人肺腑，深邃真切。他在笔记中写道：“一见到这个可爱的人儿，我的心便澎湃起伏，可是她并不在这儿，不在我的身边！”泰蕾兹曾送给贝多芬自己的肖像，并题献：“送给绝无仅有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泰·布赠。”

在贝多芬的晚年，一位友人见贝多芬形单影只地抱着这幅肖像痛哭流涕，并如惯常的那样大声说着：“你如此地美丽，如此地伟大，就像天使一般！”

那位友人退了出来，稍后复又返回，看见他在钢琴前坐着，便对他说道：“今天，我的朋友，您的脸上一点可怕的气色都没有。”贝多芬回答道：“那是因为我的天使来看望过我了。”——创伤是极深的。他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贝多芬，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没有幸福的。只有在理想的境界中，你才会找到朋友。”

他在笔记中写道：“屈服，深深地屈服于你的命运：你已不能再为自己而存在，只能是为他人而存在；对于你而言，只有在你的艺术中才有幸福。啊，上帝，赋予我力量吧，让我战胜自己！”